



進取胸鳴結語略
太史分考時潘仲驤重份
上衣冠寥

刻完三

ル 5
3134
14



門 儿 5
號 3134
卷 14

南潯志卷五十一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二

董漢策甦庵家誠先宗伯公未遇時在潯西法華寺同紀氏諸
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完三藝卽浮木板載酒肴渡對
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歸來題詩壁上擘窠字至今滿室猶淋
漓有生氣也

又偶閱廢簾見先大宗伯公諱刺大不過指頂足見古人謙謹
如此今官未七品便與尺幅爭寸許地矣此最可嗟

胡承謀府志嘉靖辛丑會試嵇駱二太史分考時潘仲驂董份
皆有聲公車潘以父難急進取賄囑嵇語駱曰茗上衣冠寥

西海元 卷五十一
寥潘董二生稱一時譽髦吾輩不妨加意一援手蓋借董爲潘地也時法網尙寬舉子按籍可查二生獲雋潘後以報父仇毆按使者罷官并發其科場事嵇亦落職歸賂曰我二人同事場屋嵇去吾可獨留乎遂請告終老

見聞雜記吾湖先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元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逮萬厯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又嘉靖壬戌會試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錄

既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曾見會試錄否余應曰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徐存齋不屬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賊敗子世蕃正罪籍沒先生於文字中蓋有以識其微也

范鍇潯溪紀事詩誌明世宗實錄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戊寅禡禮部尙書董份爲民以戶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劾故也又神宗實錄萬厯十八年七月辛亥先是浙江撫按傅孟春等請存問禮部尙書董份以是御史萬國欽上言份衣冠已褫猶然罪人也于此典未協乞敕停止部覆以份被論削籍雖遇恩詔不在存問之例已之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刑部覆浙江巡撫劉元霖題鄉官董份縱僕招尤嚴遣章樅等嚴配王九齡等兩朝實錄備纂份善文章長于衡鑒壬戌主考會試所取士多蒸蒸向

用位通顯者如鄒應龍李汶許孚遠蕭大亨孫鑰楊俊民陳有
年同列八座卿寺幾四十餘人而申文定余文恪王文肅相繼
首揆則本朝及第三人俱入內閣者自是科始

見聞雜記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不意萬曆庚辰不佞
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間所見所聞吾湖乖張詭異者
不一繼今以往萬一又生他釁以費郡邑大夫區處有世道之
慮者詎能高枕無憂耶一董氏之變尚書董公頗無大過其對
不佞亦自認奴僕過多奴僕既多則爭趨覓利者不少田產廣
大焉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斷可也
而伊孫祠部君不諳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
堂者即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

不納愚民羣聚罵詈吶喊隨之其後終以門客之言大約田畝
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准狀極百
紙分批郡邑一旬之內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
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二范氏之
變司成范公子執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于入山
諭其家人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
處而司成快意日久不耐窘迫愚民羣聚狀大約如董而董公
何如胸次哉司城計拙居於城寓子勸其還第不從昕夕不勝
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准狀近六十紙當時處分將完未幾而
長子自盡矣又未幾而司成以家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戍父
母官罷王撫臺選彭按院此三吳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

也易有云君子以作事謀始董范所遭蓋謀始之未慎焉

又董潯陽先生份人但知其有過不知其卻有過人處教子課孫甚嚴整得前輩人體段待至親故友無所不用其厚可惜不免好勝之病

又烏程令袁公光字常熟人在任五載屢值水旱災錢糧屢虧正額停俸方開復停公不介意終其官自不差一皂快下鄉烏程人陰受其大賜不知也操履廉潔無赫赫聲其初任也不佞謁之會袁病不相值已而半載許彼此不相識一日公以公事下鄉至南潯先作一書致殷勤想慕之意約次日下顧詰朝天方明子未及梳洗家人報公已入門矣公能輕身以先於沈淪之仕宦殆不拘時套者乎

李樂績見聞雜記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人陸抑齋赴京訓其子而抑齋長子適初婚母氏不欲其割愛遽行也余亦對抑齋述親友之意思家或成疾姑遲其行何如抑齋曰若吾子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莫說病死了我也不惜竟同去父爲子細抑齋得之子後登科官四川別駕

又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卻守少遊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僖公永明潘尙書季馴諸老皆然

又余讀書董氏拜三莊唐先生下顧董宗伯亦趨莊來唐先生上坐宗伯與余在旁懋德侍立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所以長久禮之爲助居多

吳興備志弁山堂別集盛事述中子先父登進士者萬曆庚辰董禮部嗣成又三年癸未父道醮婦翁與壻同在大位者嘉靖中吳太保鵬爲吏部尙書而壻董公份爲學士無何亦遷工部尙書三代甲科同時俱在者禮部尙書董份辛丑子南工科給事中道醮癸未孫禮部郎中嗣成庚辰三代俱無恙又異典述中六部尙書非內閣而帶學士者惟禮部有之董公份則以工部尙書帶侍郎非本曹者董公復以工部尙書管吏部左侍郎事翰林以光學士爲重若講讀以下得超遷者誠爲異典董宗伯則以右中允遷

沈德符清權堂雜誌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

又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大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卽入揆路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遂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問且加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爲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揆俱董壬戌所舉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事道醮沒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境大不侔矣又七

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柴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侍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兩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拜章更無此盛舉也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僚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二愚侍御糾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呼羣起幾不獲生焉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

膝下遊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醅時爲行人亦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鬪彼輿僮甚眾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車遊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臺卽首上疏偶知予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子在保抱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雋才與予善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次科隆山亦第

史笑

又董潯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作束
 嵩以為尊敬之也聞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即取金去後嵩敗董
 獨免交通律汪志按此事蓋惡董者飾言之當嵩柄國時朝士
 則交通之律轉難免矣智者似不出此

又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
 至震澤舟沈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
 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
 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
 不知所始

清權堂雜誌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
 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為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京
 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
 地後為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因仆之剝其一角
 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赴太湖船覆
 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
 石配之即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
 孫儀部力諫以為不宜蓄此妖石適吳中徐問卿漁浦來屢目
 而屬意焉徐即宗伯愛壻也轉以贈之徐復挈還吳方議豎此
 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莽中乃子中翰君欲
 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

金友理太湖備考吳莊謝姑山詩聞說凌波大謝姑裝成艮岳
 一峯孤瑞雲飛入西園去誰寫潯陽載石圖自注云宋朱勔花

石網採大謝姑頂峯入汴置御苑艮岳明季董尙書份購歸南潯其壻徐某乞之移置閶門外之西園名曰瑞雲峯今園廢而石猶存四面皆踏布房石已嵌砌入牆

石韞玉蘇州府志瑞雲峯玲瓏高聳宋朱勔鑿成由太湖運石船覆挽起失其座繼爲郇陽董氏所得閶門下塘徐氏尙寶司

某

按當作徐太僕秦時

富堪敵國與董聯姻董以此石贈嫁載至中湖船

又覆眾力挽之座隨石而起徐置之半邊街東園中百餘年來園廢爲蹠坊乾隆四十四年遷於織造府西行宮內石之遭際亦奇矣哉

徐樹丕識小錄瑞雲峯出自西洞庭爲朱勔所采上有臣朱勔

進四字會靖康亂未進棄諸河濱云先王母之祖陳司成公諱

霽家於吳縣橫涇之上堡治第宏壯按經藏數凡五千四百八十間堂前峯石五座其最巨者曰瑞雲層靈疊秀挺拔雲際誠巨觀也青烏家或言類火形不利宅主遂斷去六七尺猶高三丈餘初司成公採自西洞庭渡河舟壞沈一石並沈一盤百計不能起土人云以泥築四面成堤用水車車水令乾凡用千有餘工石始出盤竟棄不能舉其後歸之湖州董宗伯份昇石至舟或教以搗葱葉覆地地滑省人力凡用葱萬餘斤南潯數日內葱爲絕種載至前壞舟處石無故自沈乃從湖心四面築堤如司成沈石時築岸成堤架木懸索役作千人百計出之乃前所沈石盤非峯也更募善泅者摸索水底得之一里之外延津合浦始爲完璧咸怪異以爲神計司成公沈石時恰甲子一周

會宗伯罷官遂訖宗伯之世置而未壘者二十餘年家罔卿諱泰來宗伯壻也載以歸吳之下塘所壞橋梁不知凡幾未幾罔卿捐館五峯高臥深林茂草中復四十年罔卿子中翰竟起之不踰年而中翰死相傳以爲不祥之物云至今猶樹於東園廢圃

又半夏一名守田一名水玉能治夜不眠姑蘇張濂水名康忠常治董尙書潯陽不眠用百部一兩半夏一兩董卽得美睡酬之百金董旣睡夢爲役夫牽船赤日中甚疲勞忽見涼樹美蔭甚樂大叫而寤人謂張君二味藥卽得百金而董公百金乃得役夫一息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 郟陽尙書董份與嚴嵩最契嵩敗份獨

免于禍致政歸里家資百萬夫婦八旬齊眉份謂夫人曰吾見□□後輩文章出色者多勝于吾兒孫將來若輩與董氏衰矣夫人曰彼皆貧士何不以千金贈之彼日事經營文理荒蕪矣董如其言延諸生飲宴命家人佯以要事請入內但汝等不得反顧家人從之董以袍袖拂杯箸墮地急入內潛窺諸生或拂几或拾杯按席董復入座一飲而散夫人促其贈銀董笑曰吾銀豈容易與人者耶頃試其氣量俱卑鄙無遠到器尙書府不之下走諸生不過飲我一杯酒乃甘爲僕隸事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噫士不自重而爲此老所揶揄有以夫份父母葬于姑蘇之元墓有船舫直過虎山橋大堰皆屬之廣袤數十里

張丹山潯錄 同聲社正德中邵康山爲諸生時創此社以文章

道義相砥礪社共四十九人董份第二十有六逸老社嘉靖中
唐一庵所創社共十七人逸老續社四十人董份居續社之第
八

孫一奎赤水元珠醫案大宗伯董溥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
以過啖瓜果而胸膈脹痛延予治翁門下蔣虹橋沈樂閒多藝
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予曰症脈何如予曰症脈雖胸腹脹痛
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輒瀉今不茹葷者半月
燕居好弈好看書好作詩文卽盛暑亦手一編不言倦日永亦
不瞋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七日它一切無所事事倦
極矣諸名家如沈竹亭沈春宇金榜邱者劑備嘗之無益也而
公何言易予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查麥芽等消導劑

耳與症何涉蓋公傷于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消此諸君所以
不能愈翁疾也予以高良薑香附各一兩爲君肉桂五錢爲臣
麝香一錢爲佐每服二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胸次便寬再而知
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又大宗伯郎君董龍山公
夫人爲憲副茅鹿門公女年三十五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
諸醫診治三年不效予診之左脈沈澁右脈漏出關外診不應
病予竊謂血旣久下且當益其氣而升提之以探其症迺用補
中益氣湯加地榆阿膠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
病愈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予語龍山公曰夫人之病
必有瘀血積於經隧法當下而除其根也不可再澀公隨以語
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往往出尋常宜惟命蓋夫

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卽用桃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鼓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人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又大宗伯董潯老門下有馬廚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獷時宗伯對余弈正酣而蔣虹橋沈樂閒報曰馬廚危在旦夕宗伯聞之推枰歎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語曰能廚者不下二十人獨此廚適吾意將恃之以娛晚節今病不可起奈何予詰何病蔣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脈不吉下痢

脈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曰幸一往決之潯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予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眾廚間燥熱食瓜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于樓簷之下次日卽寒熱腹痛因而下痢雖得其病症尙未融通一治法因沈思之不覺行至橋而潯老猶立而俟予見予無婉容知病重遂置不問如前握余手而回蔣沈謂予可治否予曰邀老先生之寵靈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蔣沈將問予潯翁卽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蔣沈問也熟則付飲之飲訖卽睡明日巳刻二公鼓掌來言夜來

痢減半汗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人參石膏白芍藥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知母各二錢炙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薑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劑何名也予笑曰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潯翁躍然喜曰先生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余詩冊中臨菑號國之譽非虛語矣

續見聞雜記湖郡伯栗公祁山東夏津人絕塵之守清瑩可愛尤不可及者尚書董公係其大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懲治不少貸

陳尚古簪雲樓雜說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

申相國友善然子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汝不能自在往必有濟及沒其子遽往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為賄無何烏程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第不稱公曰非也特冰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為介某已受公指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為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清權堂雜著董龍山道醮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為乃翁訶責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

范穎通研北居瑣錄董龍山與晟舍閔一范龍池暨長子青芝於萬曆庚辰同試南宮逮撤棘青芝獲雋龍山笑曰二龍猶在少頃得龍池捷音投袂起曰一龍已飛矣旋下帷三年癸未成進士

錢謙益似虞周翁八十壽序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遊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颺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旣以醫遊賢士大夫又時時遊

少年場與遊子酒臥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飲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覩澳爲歌一詩罰籌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牀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跳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拂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

沈登瀛南潯備志章氏吳興舊聞補引聞門錄云尙書董潯陽孫青芝爲禮部主事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尙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爲歡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

客行徑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果驗人服尚書先見余謂此條不必存所謂變亂黑白者也讀謝在杭肇淞伯念詩集序可見汪志按序云宗伯公方以計然之策起家擅素封於江以南伯念弗善也獨折節讀書既成進士授禮部郎抗疏削籍歸居無何董氏難作宗伯公不愛重賞以與黔首媾一二耽耽視者欲得而甘心焉數矣卒以伯念故止是時微伯念事幾殆

啟帝齋餘談董伯念為給事道醕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為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為恩反共訐董氏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為令負清勁名

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塗巷井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為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斤生周姓者嶠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萬曆初元曾備講員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汪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為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董肇鐘鎮志申用嘉字美中號經峪吳縣人太師文定公諱時行仲子為董給諫館甥寓居于潯由湖庠中浙闈萬曆壬午舉

人歷官廣西參政

吹景集萬曆庚辰先君偕伯念兄上公車入都聞有精康節數者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誦之伯念抵其廬其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耳人曰試隨手拈一物來適几上陳象戲伯念取士字授之問伯念年幾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策名名必在十一伯念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也年正二十有一今徒步而來其象爲是二十一人著一是字非進字乎手拈士字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棋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木數三八錯綜之數十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拈士字問之其人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二木未象也公之發其癸未乎已而果然

清權堂雜著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真二大參俱真正邊才其次則沈少林狀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齋志以沒湧幢小品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沈瓚近事叢殘萬曆壬辰癸巳間湖州董尙書份范祭酒應期兩家事起其始也吳江刁民告產價不敷黃令君似華喜鋤強多爲准理而尙書之孫儀部公嗣成又喜收小民之譽以蓋前愆於是訟者聞風競起黃多批送儀部公自爲處分儀部每優

饒自損以寬假之訟者愈不已時浙江按院彭公應參烏程令張公應望意皆主于鋤強民相集如狂不可禁董之業耗破十四五而波及于范范居菁山馭下嚴急居鄉少恩豪富不及董而斂怨過之又祭酒之子所為多不法小民訟不休時又值妻死不明外議謂為被毒公子既為小民所齟齬而妻死之故又無以自白乃服毒死焉祭酒痛其子兼苦訟無已時不堪其憤不年餘而自經死尚書延策士謀自全計有吳江生員周光祖獻計曰令范夫人伏闕鳴冤而後事可圖也乃愆范夫人入京具奏奏中多以贓私事誣張令君而兼及彭按君京師貴人更有為之道地者於是彭張皆奉旨被逮各問遣二公雖處置失宜稍長刁風然所坐過重人多冤之二公逮而董氏安枕矣

故時人為之語曰周郎妙計高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後周以

此名竟罹憲訪非無辜也

汪志按崇禎烏程縣志知縣張應望字汝遠高涇人萬曆壬辰進士次年

任明年起地方董范不敷之變奸民蠶湧激死范祭酒神廟震怒逮戍道光蘇州府志吳江縣祝似華萬曆十九年任本姓黃字鄰初內江人萬曆己丑進士由儀徵調知吳江湖州尚書董份占籍吳江其蒼頭暴橫似華以法繩之不少假三年陞台州知同

吹景集亡兄伯念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於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兄弱冠籍金閨才名橫江左晚嬰家難觴詠寄懷密修淨業嘗手書金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劉元子侍御跋其尾彌留之際戒婦女勿前即吾嫂亦隔窗相訊持金剛後四句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復留矣忽赤光如霞從額上起冉冉出窗外僕輩都及見之就視已暝

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來果位人也

又亡嫂孫碩人少宰柏潭先生息也笄而歸家仲未三十夭歲丙午予夢入家仲室壁間懸一像諦視之則亡嫂影子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哥我在此中苦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薦予驚寤走告家仲仲溺鉛汞家言漠不以爲懷後十年予始命楊生代書此經資碩人冥福

談遷棗林雜俎萬曆甲午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尙書份吳江范祭酒應期並怙勢扞網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喉其婦吳氏訴于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查慎行人海記李九我舉鄉試第一申少師瑤泉卽留爲館賓轉館於歸安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廷試時文定以子用懋入試避讀卷是科秀水朱文恪公一甲第一李在第二賜第後九我見秀水頗怏怏一日秀水疾李過候坐榻旁推窗見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邪是後歡洽無間

見聞雜記潞河有李五者曾出入董宗伯門下越二歲宗伯子懋德偕嚴壻及余往京赴試嚴道病卒李五莊上覓佳棹不得願捐百金李五曰無庸覓也若家前歲曾有棹寄余舍可用之在董已忘其爲寄而李一賈人也不因其忘而匿之良可謂義士矣

又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舟居也問故曰被歸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

無帖略無忿愠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身處之不知怒到恁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某眾中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者也翁付之一笑不答故余常服茅翁器度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又唐先生將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邀門人仕宦者數人聞教樂與焉略中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謂董曰官至尙書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奈何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

又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以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瓦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既而訪于舟中卽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伯迓而酌之僕從頗眾奉事踰禮卽前宴申公處余爲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

又子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卽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變怪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予言樓中曾有人自盡時露光怪大爲余慶云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董氏失勢因巡方彭魯軒以田產訐奏事載沈德符雜著其後糧重民欠尤多遂至委單於地無人拾者

而潯地市戶田皆僱船取租無復有佃戶送租者矣

沈炳巽權齋老人筆記我郡董宗伯范祭酒兩家民變之事故老傳聞不一今據長洲文秉定陵紀略所載參於故老之傳略記於左萬曆二十二年湖州民變原任祭酒范應期妻吳氏上疏訟冤奉旨按臣彭應參既膺憲職不能激揚一方乃敢大肆貪婪聽信奸吏傾陷儒臣致死二命王汝訓巡撫兩浙該當與伊申理反扶同飾詞代辯委任何在著革職候勘彭應參及烏程縣知縣張應望著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後刑部題覆有旨彭應參革職爲民張應望永遠煙瘴充軍范應期嘉靖乙丑進士廷試一甲及第官祭酒爲御史徐申劾奏罷仕居家橫甚魚肉小民訟牒山積巡按彭應參屬推官謝肇洵究其事謝懼不敢應改屬烏程令張應望張持之過急訟者復請張應期懼自經死其妻吳氏詣闕訟冤政府左右之故二人皆奉嚴譴巡撫王汝訓曾論劾陳于郊者故并得罪以去先是歸安監生欲奸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其與奴奸納賄於烏程令李松而屬應期居間誣逼成獄會巡按某行部湖州婦藏利刃以入大哭訴冤畢自刎堂上巡按劾應期降處至是應期遇變人皆以爲烈婦伸冤云此文氏紀略所載但祇敘范事而不及董然范之死實由于董兩臺之譴亦由政府乃董氏私人曲爲奧援所以俱獲嚴譴否則一婦人鳴冤烏能拏問按臺邑令耶蓋其時董之禍烈于范訟牒盈千贓私累萬冤民之圍宅求田者日以千數勢甚洶洶而按院參疏且晚將出董見事勢已迫思得危題

以中按院范本屬姻戚而兼師生居平有事必諮訪于董于時
兩家之危俱如累卵范密問計於董董以詭詞誘之范竟自縊
吳氏之疏董亦預爲構就縊之次日卽愆惠吳氏兼程入都屬
政府照應比彭疏入則拏問之旨已下彭疏反不得上達矣此
眞神手也彭參疏有云東南半壁之天下知有董潯陽而不知
有陛下又云橫比逆賢矯同健卓以泌園爲郿塢金銀之堆積
如山以潯上爲菟裘粉黛之趨承列戶又云雙鳳堂中夜夜笙
歌繚繞百間樓上朝朝妝鏡星移卽此數語其豪富強橫可知
彭院旣逮之後范事已解而董禍未息未幾宗伯捐館冤民訟
牒仍復紛如是時先襄敏公丁憂家居宗伯之孫爲先公愛壻
因之力懇兩臺具書求解幸得漸釋書稿附錄于後 致按臺

札茲啟敝府烏程之董宦弟之兒女姻家也當民變之後而潯
老物故青芝與中條相繼天歿眞可謂家破人亡矣乃吳中之
刁棍猶羣起而魚肉之尙可謂有天理人心耶弟以爲鋏董氏
於當年則爲風力而恤董氏於今日則爲雅道舊歲朱澄江年
丈已略挽回而幸繼之者爲年丈眞董氏再造之機也乞年丈
念梓里之情敦令弟世丈與董中條世講之好並推小弟薄分
少示意旨俾刁棍有所戢而不敢復肆其毒則庶幾可望田租
強半之入而國課或有所出此其感激微獨在董氏而弟亦矢
不朽矣再啟鋤強抑暴乃朝廷之公法亦士類之公心弟至不
肖倘一旦得紀綱四方矢不忍窮檐之小民爲豪右之魚肉顧
弟有二說質之年丈而年丈試垂聽焉罪大惡極至殺人行劫

止矣然必訴之官司研鞫真僞然後服刑刑之日必三覆五奏然後決蓋其慎也乃今大家之惡不過田土耳近來小民刁悍之極萬萬無強佔之理甚者不過凶歲價廉耳又甚則債利相準耳而小民聚眾圍繞房屋裂其衣冠擄其貨財辱其婦女此何法紀也弟以爲民有冤抑一聽其告有不告官司而聚眾劫擄者以亂民之法懲之則搶奪不可不禁小民告狀伸冤者固有而仇家之買屬夥棍刁獍之乘風脅詐者亦未必盡無也君子可欺其方上司不能不準然復須嚴諭問官虛心推究毋原告之言是信毋原告之証是憑要在得情而止罪在豪右而搏擊之罪在刁民則痛懲之則有冤者未嘗不伸而乘機者自不得逞此問官不可有成心者二也年丈高明天縱必洞鑒乎此

而弟敢以獻者緣當時目擊董范之事舉此二端有慨於中久叨同鄉同年之雅故敢吐露其愚不備不宣致撫臺札徑啟湖州董氏發難於吳江浸淫於烏程謂禍一家而止耳不意延及范氏亦被荼毒迴繞窘辱狀不可言真地方之大變也自此刁橫成風攘奪四起房屋過賣者欲重來佔住田產過賣者欲重來佔種絕契文書永不番悔者駕言暫典現銀交易毫無準折者駕言債利賣三四十年者突然興詞輾轉三四人手者猶然挾詐虛聲恐嚇不動則糾多人登門毆辱凶徒一時難聚則遍布匿名文帖多方鼓煽諸如此類其情狀不能述然在務農之良民與勤儉之子弟或畏朝廷之法度而不敢爲非或念有無之相通彼此貿易亦人情世俗之所必有而不忍背義惟是

積年之教唆與市井之無賴否則嫖賭之子弟與遊手遊食之奸民或舊曾賣產則乘以脅詐或自無產賣者則扛幫以分財遂至趨利若膾噬人若虎無一人得安寢者矣近聞台臺洞悉民情思爲禁奸戢亂之計故凡告董氏者自今以後不準此其德意非不甚美而刁民猶狂逞不已者夫以未識上之意旨也伏乞命下所司廣布告示重加禁戢庶刁風知警非特董氏受無疆之福而士類亦得安全則幸甚矣

又余外祖董湛思先生爲宗伯潯陽公曾孫烏衣世胄好古負奇王謝風流東南絕調明末張庶常溥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延先生及若雨爲之領袖當世名流俱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其後復與石門呂季臣聚江浙十餘郡爲澄社雜踏千餘人先生爲

之糊立條約以重志節立氣概爲尙入本朝屢中蜚語至遭奇禍家遂衰落年未六十卽捐館舍舅氏輩九人惟書田蓉湖兩先生最知名外祖母沈氏家教素嚴余兒時隨母氏至潯每晨興見諸舅率諸子婦孫曾輩肅立拱揖問安之外不敢發一語不命之退不敢退但性信佛房之西偏爲佛室終日跌坐其中一老尼爲伴魚版之聲琅琅不絕有萬壽尼庵爲黃門公夫人所建號董氏家庵其尼雅善逢迎以故世傳玩器及平居所蓄半歸尼手諸舅氏皆不善治生所遺堂構兩所大宅名世恩堂於康熙戊子年售於淮徐道潘尙智潘以侵欠河帑籍沒入官今爲通守行署對河小宅名寶善堂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此予自幼所習遊者亦於是年售于長興錢鶴偕兩處屋價不下

萬有餘金於時諸舅大半物故外兄弟數十人惟一二人略通文墨其餘皆目不知書日以飲博爲事不數年之後所謂萬金者已蕩然無復子遺矣外祖書香竟爾斷絕良可慨也

見聞雜記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所不能及處儘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爲付之慨歎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董志引野乘萬曆時當事好裁抑世家董君嗣昭應甲午鄉試故事填榜時京考必以五魁卷送直指使者各各稱許而尤屬意第四卷拆之則董嗣昭也不覺錯愕失色徐曰他家有事主考吳太史應之曰我輩陞辭而至可憑者以文章爲羔雁他何論焉竟命執筆吏填上直指亦無能爲之難至上春官其卷在雲間董思白太史房拆名而董袖其卷時洪陽相公知貢舉禮部范公暨少宰孫公皆詰其故不得董第曰江南世家吾姑以避嫌耳時同考官會稽陶太史從旁熟視之執董手而言曰若何阻他人之功名博一己之功名也我輩亦世受國恩果若今日則大江以南無世家矣洪陽相公毅然曰夫論文惟矢心能得士耳何嫌之避爲脫有諱忌余直身肩之董遂出其卷其兩捷而兩瀕于危如此

見聞雜記

公按謂湖守陳幼學

不能無過過在性稍亟輕信人言自己

亦輕出言然胸次洞豁是非炯然逆耳之論多所茹納事有議行而報罷者或平涵公朱國禎之力諍不佞樂之戇言與有力

焉今之君子可惜動以聖賢責人而未必以賢人自處於公不將功準過然而邱民之口未有不深嘉不樂道者公其二千石之最良者哉

南潯志卷五十一終

南潯志卷五十二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三

見聞雜記余館潯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金爾顧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簽極繁解戶不三十年子孫產業蕩盡至賃房樓故居水濱足為侈靡不安分之鑒

續見聞雜記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生平慣夙興纔起未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迓迎問先生何時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壻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必敗已而田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沈子為副憲邃庵公兒其過余家半潯

路而近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沈封翁子孫貴顯縣長宜哉

見聞雜記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卽語之曰令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邀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潯中時辱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弟剛而滑者揚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大不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沈酣不省人事家人扶進嗟乎爲惜半卓酒饌出醜至此凡今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

續見聞雜記里中一人恃兄貴凌人兄卒未久被讎拏至家而之跪下以糞灌其口訟未畢而家隨破矣潯中又一生情叔貴起家數千金被讎扶至慈感寺戮辱備至亦以糞灌其口塗其身者弗論也其他仕宦明經爲屬託被人毀冠裂衣用溝泥塗身於郡邑門者不可勝數哀哉財之誤人甚大而人卒弗悟已紀氏族譜紀濂字宗周號明齋嘉靖丙午舉于鄉計偕入京分宜慕公名延爲賓師公處之泊如講課外不干預毫末嘗有某總兵被誣失機罪當斬求救于公公憫其無罪死又不屑以事干相國中夜繞案行凡數十百匝館僮以報相國急趣子世蕃致問公始爲言之越日某總兵復職投刺謁謝再拜奉金幣公愕然力卻之後謁選光州知州

見聞雜記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潯上紀明齋濂訓其子

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卻以禮義自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袁宏道錦帆集烏鎮沈若耶者鐵匠之子也方周歲卽隨父來潯而祖居不廢時往來其間後于烏鎮從師讀書一日侵曉抵潯過東藏寺徘徊塔旁見側門半啟排闥而入見一僧危坐注目視沈曰與我有緣贈汝一丹服此可益智長年遂拜領而出行里許復還問如何服法而塔門已閉訪之寺僧曰此封鎖久矣從未嘗開也生奇之袖歸吞服後果文思頓進入歸安庠終身康強無病壽九十餘

李樂烏鎮同知羅斗夫思碑節錄萬曆時劇盜號難捕者如盛阿長雄于潯溪周道士徐某雄于湖濱祝阿龍高三等雄于鎮之前後公選善捕十餘人授以方畧不煩鳴金耀武各以次就擒

見聞雜記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冬烏程地方有云七里者著姓溫族所居也某姓人有婚嫁事故事設酒宴隣近人其設薄眾□□又有怒其邀不徧者眾卽揚言曰嫁女酒任汝薄卻恐救焚酒薄不得難道不請我們是夜先用計扃其戶外使內者不得出更餘縱火自外焚之其家男子以送親不在婦人及眷婦凡九人二婦又懷妊而諸婦女俱在臥榻被火倉皇莫措開門不得出家故開油坊畜牛數頭牛驚火叫跳奔躍撞諸婦慘酷難狀不踰時屍雜諸煨燼中難識認蓋死者凡十一人而牛不與焉諸縱火者竝橋觀火拍手大笑郡邑及觀察公初聞亦駭

其事卒以爲無證不加嚴究死者雖多含冤而誰恤也傷矣哉傷矣哉此地方亘古以來大變恐不應埋沒縱惡到此

湧幢小品嘉靖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闢各戶多縣籠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萬曆庚辰年余館於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牆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翦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潯溪紀事詩注明南康府志唐一貫字孔啟以選貢除福建理

問甲寅十月倭寇嘉興載輜重百餘艘北抵王江涇出南潯掠烏鎮明年正月又自海鹽轉掠雙林屯兵新市時一貫以浙東道梗寓白下聞猖獗赴軍門請兵討之自吳江募眾嘉湖猝遇賊大戰而歿兩院奏聞贈松江府同知

湧幢小品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圖甲有充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

又屠杵石義英甯國人督學澗中持法嚴竿牘俱絕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郡中考之先夕盜發署前

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盜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能體人情

張睿卿茗紀嘉靖戊子秋南潯鎮有錢珂者其妻產一男六七日而死以火焚之有骨一片不化因共觀之上有宰相二字長半寸有餘字如圖書刻出陽文四圍復有邊欄端楷整齊人人傳視

湧幢小品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曰秒葉本地葉不足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懸絕故栽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鄰家章姓者豫占桑價占賤卽畜至百餘劬凡二十年無爽白手

厚獲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齋臥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而慳至此蒲匐將入門眾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卜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於水家亦隨耗矣

又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爲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又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

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尙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老大憤欲告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謂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壻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卽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走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眾擲揄尤不可忍踉蹌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捶之尾而譴者數百人忽捕者至眾失色猶傲然挈其子以往旣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宅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慰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不啻家人父子云眾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臯里中清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守尤快尤多

又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咸奇駭以爲有天

又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治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情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時大雷雨龍挂

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
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又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其基
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
一子暴死

又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
柵栗樹橋過我門眾童子羣擁而北號曰癡和尚冬月入水浴
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
一貴人門嫚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暗窺
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

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一詩于壁時余尙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
欠事

又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謗言余再候不交片語一
茶卽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居第千雲者余心知來
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歿先生來弔余
迎之先生率其子緱山肩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
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二間耳先生厲聲曰
此件那箇不有徐顧緱山曰翰林先生庭戶不翦噴噴久之起
去野次復艤舟召田父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
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豈
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阜核去去不必

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深譚越十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辦此何必大才

又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卽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卽爲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直堪流涕糧長旣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又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眾當憤結時鬪然並起適按臺馬起幸從聘自嘉興將至眾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徧因隨按臺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旣至登輿眾擁積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按臺怒卻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遁去有二生獷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未至二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鬪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

南清志 卷五十二
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
速問之朱平涵凡洵洵者旬日乃小止既議上矣撫按會題戶
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
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奈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
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
者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
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
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
銀一款應之曾不知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
主曾有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
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此不朽功業亦在

此有菴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
參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
毛髮尙自慄慄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敘始末總之所謂罪案
云爾

又余旣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眾大圍謂
崇發自吳興徐元仗以鄉紳一議于嘉禾與賀伯闇相駁甚苦
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參酌故
得相安近來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旣庶且富使然抑田役
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戊午歲朝夢
太守至家編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
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

無當少選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懟且悔也

薄溪紀事詩注茅元儀曰賦役之法吾湖至萬曆中年弊極矣先大夫與朱少師國禎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而以田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大便宜耳然此百之一二卽存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做行之近漸以醒按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役法恐役及貧民以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太祖參酌民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爲則故知以田爲準雖有踰越不過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爲之無所不至矣祖宗精密

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

湧潼小品曹桐邱鏊長子禔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禔死沈氏亦守終身桐邱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邱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巽三水俱會桐邱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長子禔痼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縉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縉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

繼前列

又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因自分必死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字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末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卽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之年可不自愛乎

又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字者談多奇中謂余厄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去之尙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殤丁巳二月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形神泮渙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留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沈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終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意決不惱怒爲主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出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歷者覺而釋然偷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

又皋亭山爲武林左託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可三千丈乙卯

余登其顛忽一鶴飛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莊因棄家棲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渡海鶴飛還翛然只閉關幻軀元不著去住總閒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又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祕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素稱慳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頤一言執筆作數字餘領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茶至含而四噀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榻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止此道妖也

又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炳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尙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

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揆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釀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燄自頓熄地

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傲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旣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卻悟于何有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甯論大小耶

又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

揭其破帽則禿頂鬢蓬蓬皆假裝挂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眾欲追之余亟止尙回首目睜睜欲談人可畏

又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眾大鬩丐者適械過市眾捶殺之乃散

見聞雜記古人言利必言害言得必言失言福必言禍三者相當自是盈虛消息之理士君子只爲貪卻目前竟貽後患一日與平涵太史國禎論及吾湖兩尙書旣卒皆不敢奏聞而撫按亦未有憐而上聞者沈亞卿節甫封翁塾以尙寶卿蒙賜祭葬榮在兩公之上何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知得不知失知利不知害知福不知禍有自來矣平涵深以余言爲然

續見聞雜記萬曆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公國禎拜南國子

司業戒行不佞送之潯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蓄所關於世道甚大公此行與他尊官之出迴別不可不思所以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爲迂闊不近人情也

棗林雜俎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是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閣老氣

又朱氏世改革相國不殖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改革守藏時事乎

又魏廣微父元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疎略同烏程朱

文肅國楨在閣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文肅諷其改魏云某得意在此

潯溪棹歌注宋文肅係嘉靖戊午元日生見公自著年譜董徵君芝筠天啟癸亥元日生見公行略

宋國禎自誌行略十四歲在空室中取論策古文繙閱先叔直齋府君有綱目一部全刻精好日閱一本能記憶不三月而徧有老儒吳弦齋者與先祖為外弟獨精此書時號吳時來飲飲中徵事有不知余即響應大駭曰小子乃敢與老夫抗反覆駁問應之如響客不能屈

寄園寄所寄相國朱國禎萬曆戊戌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禎字棄去識者每嗤其刻汪志按此事文肅自載于湧幢小品蓋懼禍耳非刻也

棗林雜俎烏程朱文肅相公同年僉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蔭敘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疏六上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見罪冒族父名許紳市蔭下紳刑部獄死紳嘗買妓俞楚煙以櫬歸

查繼佐魯春秋南潯朱生故輔文肅孫也以烏程學鼓眾北拒事敗為北師斷喉死其友潛抱歸其家以楮封喉而殮之妻日痛哭腸斷死

冷廬雜識明季烏程有三相國所居相距不過九里時有九里三閣老之謠朱文肅公倡均徭之議東南大水又請改折德澤及人鄉邦推重沈淮結納客魏温體仁奸私誤國閭里羞稱之

三人皆載明史而府縣志列傳獨詳文肅事實沈溫則諱而不書肆志一時隕名千載嗚呼此亦足以爲鑒戒也

吹景集神廟初馬守愚來里中不知何許人工謝石之術多奇中有爲人作蹇修者以吉帖二字問馬曰此姻事已諧以帖字巾傍橫吉下喜象也然諧後且有憂吉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字也後果然卜者沈某以金字問馬曰君其五行中安身立命乎恨與小人作緣三十年後以此敗亦以此獲後沈以後妻故有雀鼠之訟乃其婦頗健持門戶卒藉溫飽憶拆字時年恰三十一里父之子商于楚數稔不歸馬適在東藏寺里父拽杖之寺訪馬求卜適覲面以杖倚米箱揖之馬問云何具以對馬曰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貫一木非來而何里父歸其子前候

門矣有江甯生者客溇聞其異往看不告姓名值案頭積書指波濤二字曰君能爲一測否馬諦視久忽詫曰君佳士何落節到此夫水易爲坎範爲潤下陷不出下不返淫汗漂溺都從此生君無還年矣非噬非剝膚淪於澤是維女子媾男爲慝夫不祥其孰章氓之馮戎壽爲大期著田成疇著金成鑄著人成傳今也不然井田爲川鑄非其器無人傳之蕩蕩汨汨靡所止期循聲曰逃巫臣竊妻子意者其似之生傲然曰君亦知僕何姓乎馬曰象畫旣昭羣鬼夜囂吹律知姓萬物同憂云焉水區壽誰其餘按象而談君非蔡仲之裔乎江甯生迺前謝曰神哉先生僕少失父兄好爲冶遊畢燼其宮攜歡而東我雲彼龍先生愍斯維曷塗之從馬曰夫凝慮者不可惑以貌知方者不可淆

以蹈元冥失馭后土其奠之急之坤鄉無與巽謀三壽作朋西南得之擇里而安安錢唐其遷乎其摘隱躡祕皆此類也某先生致事歸且浹歲呼馬詣第拈一休字訊焉馬取所書字承日影覆背凝睇忽曰異哉一轉便成兵字夏官乏員微公其誰某笑曰吾長安塵土久無入夢生勿言居無何朝鮮事起某以邊材論薦趣攝少司馬篆云聞長者言馬來吾里時恆寂周鄰寺匡坐窮日無妄言笑所獲錢亦隨手散去乞者便與之類古稱隱行君子哉竟來去不自道鄉里卒無有傳其伎者遐周曰若以六書求馬馬所測殊有乖舛處然此自卜筮事不詹詹執許慎徐鉉之學苛尋其短也令許徐輩測之豈能奇中如馬耶

道書云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馬取義本此

董肇鐘鎮志陸以載字處厚爲福安邑宰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一死人矣就而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尸鸚鵡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近事叢殘孫履際者吳江吳淩人少年亦曾讀書父業糶糴及壯與娶妻婚未幾月而妻生子爲鄉閭所笑因棄家出遊萬厯丁酉冬寓元墓塔院僧舍中亦能作詩畫梅往往題牆壁間僧養之四十餘日臨行不告而去且竊其衣服布匹焉少日已削髮披緇帶泗州巾有人于胥口湖船中見之己亥春至南潯有人謂之日子何酷似董三爺董三爺者南潯董尙書之第三孫嗣昭甲午乙未聯捷放榜後不兩月死于京師歸櫬且入山矣

履際聞之創爲說曰我董三爺也向因擅入皇宮恐朝廷正法故佯病死而逃今歸矣與一尼姑善令傳語與董之乳媪焉其孺人悲喜惑之而其家老及族人知事者灼其妄冒使人召與言令自述顛末而一人從傍載筆書之事遂不能諱執送吳江縣問徒發配死配所其尼姑亦別置之死其至吳江未審時猶稱孫令君爲年兄蓋孫亦乙未科也其愚而狡如此意其撰名亦非本名似踵孫憲副從龍諸郎之列以便出入影射

又吳縣洞庭山翁生起陽號見滄者以貲豪于鄉而狂很無賴有族人某先年以房一所售之得價一千三百兩累欲與索貼未行也己酉間有馬醫山中住賣屋者之家賣屋者曰見滄家有馬吾薦往五錢可得也既往只送二錢賣屋者不樂遣人還

其銀索元書翁收銀而還書略不爲意賣屋者大怒曰吾必以屋事告于官有一庠友在傍曰吾當爲證遂入城訟之縣縣令麻城陳公以聞先入山有所欲于翁不應銜之斷貼加三千兩翁執不肯服責之十四板出愧憤不返家而徑之南溟典鋪中思有以報陳有訟棍金姓者曰是不難當爲揭帖走南京各衙門送之官必壞矣翁喜許贈百金而先送其三四置酒餞贈其人往遞之會巡江察院李公雲鵠將復命遂不薦陳陳疑之使人往探知有蜚語而莫得所從起無何翁又遣人僞爲湖州府朱諭德國禎帖投新巡江汪公懷德汪故歸安尹朱宜稱舊治而乃以侍生帖入疑其僞執訊得狀乃并捕獲撰揭始事人翁問絞金與遞書人皆問遣解各衙門及前後使費請求居間與

吏書伍伯人等凡破七萬金而徑死于獄狂狃之禍若此

陳可升潯溪文獻烏鎮興德橋西南隅有文昌閣爲民居所沒而遺像寘高閣有李某者恐其褻也移而奉之潯溪別寺有年矣神廟時分署羅抑齋卽祠故址建小學謂中堂不可無文昌像王生鳴時力任之方欲圖像塑夜夢神曰我真身現在卽當時塑湖州府城隍時者所同塑也且訪之民家知爲李姓所移乃迎之潯溪而神復歸焉

節錄顏如愚記

董斯張蓑庵先生傳先生吳江淞上人晚自命曰蓑庵云先生稚節負奇長而善屬文喜汨羅龍門之言攻苦刻厲意氣感激冀有以自見於天下治經生言者靡靡而趨壹稟肆間文以爲鵠羣長老以誨其子弟其子弟借此道博一科目輒棄去手不

親古書而先生非古書弗娛几案唯古書時爲童子祭酒董其程者亦斤斤古書鄉之人憐先生誠先生毋古書先生顧媿罵若曹胸無古書安知古書不可令迺公讀乎日益治古書出爲文精湛卓詭訓故而外恆豎新義督學御史陳公子貞心奇之然竟不第先生壹鬱奇抱不尺寸試發憤成疾醫誤以丹石投之經歲而毒作所居憑溪弗禦凌雨薄田一雙粥以求藥尊人歿三十年亡以葬長君生二十年亡以婦世所稱窮愁亡奇先生者而先生氣益上慨慷千古引聲抗歌有所製尋碎之或爲好事者拾去得詩及雜文數千言往先生館斯張家張也及猶子勛從之學胡氏春秋嘗丙夜閱宋鄂忠武王傳命童子趣熱酒來酒一行歎息數四曰好岳將軍好岳將軍酒數十行皆如

之忽張目起大噉賊檜何在當磔以飼狗耳攜三四童子持燭求檜聲色轉厲燭盡然紙爲燈徧求不可得乃已旁舍十餘家夜驚起問何狀語之故皆撫掌大笑時張年十有二私謂勛吾師非狂人萬歷癸丑六月病亟爲文以自悼知者聞而悲之先生名元棐字附歐所著有蓑庵纂若干冊

善田張氏族譜從父青霞先生諱光朝字君輔幼孤力學事母

至孝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博綜經史與同里莊懋謙日益温

念衡允治相友善萬歷丁酉元旦夢與人策馬遊山將過峻嶺

鞭策墜地旁有一老人驅車以從謂先生曰君不以此處加鞭

不如登此車從我去詰其何往老人笑曰忘卻來路耶駭愕而

醒每述此夢怏怏不樂是歲秋闈先生習麟經莊先生復吾日

宣

見先生文淹雅決其必售榜發被黜先生亦不以爲意迨落

卷領出始知先生之卷主司已擬元矣因對策有傷時語竟置

不錄先生始蹙然曰墜策之兆旣符登車之言將驗予殆不久

人世矣鬱鬱致疾于丁酉十二月十八日卒年二十七從姪廷

獻謹識

南溟志卷五十二終

南潯志卷五十三
 里人周慶雲纂
 董斯張書紀宣符扇頭歲庚戌余與宣符讀書村北時駛雨乍
 停溪痕微長草透冷香花留豔霧余兩人凭欄嘯詠孤神遠矚
 高譚往還慨焉興唱大約兩人平生相似者三相異者一孩而
 孤似也奴握家秉生事轉落似也此遇也曠懷千古歷落自命
 一切世法無足寘雙眼嗤笑都所不顧此性也似也宣符異才
 天挺每當落筆奇情橫逸神光四照良是東箭南金定非我曹
 所望天故以此限董生耳因念宣符王父比部公尊人貢士公
 與亡祖父俱為筆研交締好甚篤乃宣符復不我差池同此臭

南潯志卷五十三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四

董斯張書紀宣符扇頭歲庚戌余與宣符讀書村北時駛雨乍
 停溪痕微長草透冷香花留豔霧余兩人凭欄嘯詠孤神遠矚
 高譚往還慨焉興唱大約兩人平生相似者三相異者一孩而
 孤似也奴握家秉生事轉落似也此遇也曠懷千古歷落自命
 一切世法無足寘雙眼嗤笑都所不顧此性也似也宣符異才
 天挺每當落筆奇情橫逸神光四照良是東箭南金定非我曹
 所望天故以此限董生耳因念宣符王父比部公尊人貢士公
 與亡祖父俱為筆研交締好甚篤乃宣符復不我差池同此臭

味耶聞之長老言比部及先王父少讀書法華庵涼燠攻苦摩厲刻至非古人不法比其貴相視責善不少別都無形骸唯貢士公之於先君也亦復如是冀宣符規我不逮衍我兩家世業以追賢達素交宣符曰然遂志之

沈登瀛南溟著述總錄遐周先生有選采真社集采真社未知會于何地起于何時董復園集有采真詩選後序云丙申春家嚴修采真雅集丙申乃順治十三年復園父芝筠爲遐周從孫故重修之耳則是社當在溟上惜當時應社復社等盛著諸小社皆爲所掩也

董說棟花磯隨筆先借庵先生每品題翰墨提着新安大買四字作書苑愴父目而評人詩卷或云百穀體或批兩字頭皆指惡詩溟上王生者業醫從先生問草隸法教且看八分古帖月餘王生作八分體一紙呈先人先人笑曰吾不教汝寫八分字後王生小得草隸路頭有舊存餘清齋帖在珏書篋中七月持至補船中元前三日珏復寄此冊感遺訓之未忘傷古學之欲墜南潛謹記

汪曰楨溟輯恣公送行詩卷陳繼儒董其昌王惟儉張民表郭涓喬允方澤法鑑凡八人首有送復元上人遊二室五臺小引款書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八吉日啟行書此平涵居士朱國禎題卷藏墨溪朱氏云得自北柵外圓照庵庵中諸名人筆墨尙多且止庵詩集板亦在庵中惜已殘缺按庵地屬震澤恣公駐錫處也

朱國禎定空上人書事敘定空上人本名家子工醫有神效一日出遊登五臺最上一峯披剃徧行畿內函三梁公築庵棲之稱爲廉潔清淨禪余非能深于禪浮慕中亦自有契久與復元上人結伴此一奇也梁本大冢宰鳴泉先生之嗣官環衛有名余與梁不相識而相慕因趙太宰交其羣從旣歸田時與復公道本末慨夫南北參商夢寐屢及何所自來何所自底又一奇也尋復公得病甚劇眾醫罕效駐余齋七日遷隔河禪堂自便不三日告病愈駭而問之則知來一僧投藥二劑立起往候知爲定空余有不寐之苦告之出三丸服之便熟睡眾驚以爲大醫王復公因得梁公贈卷并起居甚詳此又大奇也上人以禮普陀至梁公諳諳屬以北還余固留不可第云去可復來盍以

一言爲訂

張繼周草亭筆記凡奴僕不可信任而有才者尤當嚴絕予家舊僕李春初來時尙稱謹愿自與董氏僕結交弊端百出矣予鄰陸永之有隙地數畝與董氏屋相連天啟甲子夏董元常之僕孫忠者謀佔不就反誣陸佔董產捏主人名控諸縣主人未之知也時宰吾邑者爲壬戌進士馬達生思理福建長樂人予從祖文峰公之外孫也稔知陸係予鄰致書于先君子問實在情形先君子囑李春代寫覆函爲陸申理李春受董僕賄反其詞以達縣其詞曰陸永之素不良于行此特橫逆之一端耳且陸氏父子數十年來出入董門近因董氏勢衰強佔董地波瀾翻覆洵可畏也旣承下問何敢爲鄉黨諱幸此案事尙細微望

小懲之而使大誠此陸氏之福而實出臺下之賜也是秋家劍水先生領鄉薦馬令來恭壽堂致賀予亦隨先君子在側談次論及董陸事馬曰田地房產所憑者單契今董氏單契俱無理應斷歸陸氏所不卽成案者爲舅氏書耳先君子不知李春易書事因曰予書亦爲陸氏申理與成案有何窒礙馬袖中出陸氏總單及李春造寫之書先君子覽之離席長揖曰此予之失察覆函實囑僕輩代書初不知其易詞以誑也是日董元常得悉此事徧訊家人知是孫忠所爲以家法嚴治孫忠杖之垂斃李春是日日本在恭壽堂侍候懼罪及逃竄不知去向此事幸邑侯清慎吾數家友誼親情不致被惡僕損壞餘外事之無對證者惡僕倚勢橫行爲主人取怨于鄉里諒不止一二事也

溥輯明紀奉山

懋勳

家訓一卷有曰國課固宜早完尤宜自納

切忌包攬貪著小便宜卽受大喫欺銀有櫃米有倉等頭斛面比人多筭一二討了印票一了一當豈不暫勞永逸又曰生辰爲母難之日何可重累親朋况近日傳單釀分紛然沓出盛者幾兩次者幾星卽有餘之家趁辦亦覺費事若不足者單至不得不與至期勉強措湊苦甚征徭延年益壽者自當惻然動心又曰元宵看燈大非美事此時賢愚混雜俱乘酒興比日間不同易起爭端每見年年此節必有是非况一家之主尙且嬉遊室中必無警備盜賊火燭俱防竊發此夜只宜閉門僮僕亦宜檢束又曰待佃戶自宜寬容我見上鄉人呼爲租親蓋田主佃戶相須爲功原無尊卑之分我待之以禮彼亦不忍欺我間有

一二頑梗亦只徐爲改召無非我鄉曲伴侶何忍以升斗結怨也又曰僧道之所乃勢利之場一應放生同庚之會斷不必與余本無心及此一日極樂庵僧請余放生請之再三偶齋香一赴皆里中人一揖之後彼自老庚兄老年翁唧唧嚶嚶我則獨行踽踽絕無膠黏處看寺僧之趨承旁人之脅媚反覺我冷寂之甚也隨齋而別又曰產業方圓之說斷不可惑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人要滿願如何能穀每見陰謀詭計及至方圓已屬他人者或方圓其身而子孫卽割裂者或方圓旣成同室戈矛一家吳越者何苦自壞心術枉費精神又曰嘗見蔚如叔云若要教訓兒子讀書先要教訓阿媽蓋內有護短之母外鮮成器之子也後有己巳陽月姪曾孫復亨跋又紀漢神度格言隨筆一

卷皆纂集前人格言閱雪蓑手寫本有云居家骨肉未能免闕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又云每見富貴人甯豐財厚祿別作奢華何嘗肯隆禮師席以教子弟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年復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日昏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爲父兄者能無警乎又曰父兄之於子弟其專事姑息而不知約束者固無論矣卽有篤于教誨惟事扑責不顧子弟之所安不諒子弟之所稟與其學問之生熟惟欲速求成不知功夫有序精神有限何可一旦助長故爲父兄若師者須操功歷久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使優遊自得順天真養靈覺慧性自然日開又云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遊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

是好風俗好世界後題雪箋漁人閱聲書并跋

陸心源儀顧堂集朱文肅溫寶忠董伯念手札跋右朱文肅家書四通溫寶忠札三通董伯念札三通烏程周芸齋別駕所藏焉文肅以位顯寶忠以忠著伯念以氣節重皆吾郡有數人物寶忠札多憂時感事之言其于員嶠無貶辭亦非阿其所私蓋員嶠雖嫉賢害能而鑒於周延儒之獲戾頗能謝絕包苴避嫌遠疑明社未亡公論未定寶忠亦不能不爲親者諱也伯念三札雖無大關係而豪俠之氣流露行間可以覘其所造余皆已錄入穰黎館過眼錄惟文肅忝居高位無補時艱書中亦多齷齪語故不錄

又溫圓嶠家書跋右明大學士烏程溫圓嶠體仁家書六通南

溥周君芸齋之所收也四致其弟仲容一致其弟一官其一亦致其弟札首斷爛其名已缺圓嶠相思宗最久當國勢阽危之日不能有所匡濟惟務逢君固位嫉賢忌能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列之奸臣百喙何辭惟圓嶠操守尙嚴持躬尙謹既不若嚴嵩之招權納賄亦不若馮銓魏藻德之媚璫無恥卽崇禎五十餘相中勝於圓嶠者惟文竺塢范吳橋孫高陽數公餘皆伯仲之間圓嶠獨被惡名殆有幸不幸耶六札一言買蓮花莊事一言以宣德銅鑪贈弟一爲其叔作墓誌一言水賊一言時事一得庶常後勉勵其弟並無齷齪不可見人之言宜乎芸齋清閱不忍棄置也吾鄉風俗鄙陋士不尙志惡直醜正習爲當然圓嶠囿於鄉俗不能自拔豈知誅心定論終爲下流之

南溟志 卷五十三 六
歸可不懼哉我願後之學者出處進退必權乎道勿以玉碎爲
戚勿以瓦全爲榮則烏程百世之恥庶乎其可雪也時光緒乙
酉冬十月跋

〔明史〕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崇禎初遷尙書協理詹事府事爲人外曲
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元年冬詔會推閣臣體仁望輕不與也
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對稱旨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
訐錢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先是天啟二年
謙益主試浙江所取士錢千秋者首場文用俚俗詩一句分置
七義結尾蓋奸人給爲之爲給事中顧其仁所摘謙益亦自發
其事法司戊千秋及奸人奪謙益俸案久定矣至是體仁復理

其事帝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
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
如湧泉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
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敢言者
臣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
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
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
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
黨也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歎曰微體
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
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

言徒取禍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亡何御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覈實明年春御史任贊化亦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帝怒其語褻貶一秩調外體仁乞罷因言比爲謙益故排擊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帝心以爲然獨召大學士韓爌等於內殿諭諸臣不憂國唯挾私相攻當重繩以法體仁復力求去以要帝帝優詔慰答焉已給事中祖重暉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南京御史沈希詔相

繼論體仁熱中會推劫言者以黨帝皆不聽法司上千秋獄言謙益自發在前不宜坐詔令再勘體仁復疏言獄詞皆出謙益手於是刑部尙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僕寺卿蔣允儀府丞魏光緒給事中陶崇道御史吳牲樊尙璟劉廷佐各疏言臣等雜治千秋觀聽者數千人非一手一舌所能掩體仁顧欺罔求勝體仁見于汴等詞直乃不復深論千秋事唯詆于汴等鄙護而已謙益坐杖論贖而九華所論體仁媚璫詩亦卒無左驗當是時體仁以私憾撐拒諸大臣展轉不肯誑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未幾延儒入閣其明年六月遂命體仁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體仁旣藉延儒力得輔政勢益張踰年吏部尙書王永光去用其鄉人閔洪學代之凡異己

南唐志 卷五十三
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堇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爲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傾之初帝殺袁崇煥事牽錢龍錫論死體仁與延儒永光主之將興大獄梁廷棟不敢任而止比龍錫減死出獄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難體仁則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龍錫者因薄延儒其後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延儒體仁默爲助延儒遂免歸始與延儒同入閣者何如寵錢象坤踰歲致政去無何如寵亦去延儒旣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體仁遂爲首輔體仁荷帝殊寵益伎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已承其後欲

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跡姚希孟爲講官以才望遷詹事體仁惡其逼乃以冒籍武生事奪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禮部侍郎羅喻義故嘗與成基命錢謙益同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語體仁欲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日講進規例從簡喻義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議洪學等因謂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喻義遂罷歸時魏忠賢遺黨日望體仁翻逆案攻東林會吏部尙書左都御史缺體仁陰使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言者大譁帝亦甚惡之捷氣阻體仁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爲之世濟尋以薦逆案霍維華得罪去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

南齊志 卷五十三
者文震孟以講春秋稱旨命入閣體仁不能沮薦其郟張至發以間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給事中許譽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盜起議設五省總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伯當行憚不敢往體仁庇二人罷其議賊犯鳳陽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體仁又卻不用既而賊大至焚皇陵譽卿言體仁納賄庇私貽憂要地以皇陵爲孤注使原廟震驚誤國孰大焉體仁素忌譽卿見疏益憾會謝陞以營求北缺劾譽卿體仁擬旨降調而故重其詞帝果命削籍震孟力爭之大學士何吾騶助爲言體仁訐奏震孟語謂言官罷斥爲至榮蓋以朝廷賞罰爲不足懲勸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罷吾騶震孟既去體仁憾未釋庶吉士鄭鄭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

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鄭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鄭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鄭甚不俟左證磔死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誣劾震孟爲不平體仁劾德杖戍之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躡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唯日與善類爲仇誠意伯劉孔昭劾倪元璐給事中陳啟新劾黃景昉皆奉體仁指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面責體仁尋以議宗藩事忤帝旨竟下獄削籍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眾誠萬死不足塞責顧

臣愚無知但稟擬勿欺耳兵食之事唯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
意旨者體仁言臣稟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
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自體仁輔政後同官
非病免物故卽以他事去獨體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進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尙書俸恩禮
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變從子
壯言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斬之言於
帝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諮問體仁略無平反陝西華
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疑之體仁不爲
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唯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
密揭帝率報可體仁自念排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

不宜宣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跡以故所中
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旣久劾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
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王聿鍵勳臣如撫甯侯朱國
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
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張
溥知縣張采等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體仁因推官周之夔
及奸人陸文聲訐奏將興大獄嚴旨察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
海道副使馮元颺不承風旨皆降謫之最後復有張漢儒訐錢
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故讎謙益擬旨逮二人下詔獄
嚴訊謙益等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
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

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郤會國
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
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時十年六月也踰年卒帝猶
惜之贈太傅諡文忠崇禎末福王立於南京以尚書顧錫疇議
削其贈諡天下快焉尋用給事中戴英言復如初體仁雖前死
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
壞以至於亡

蔡奕琛溫文忠墓志銘戊寅歲秋七月三日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溫公考終於家長子儼賚奏遺表
震悼輟朝太宰議贈贈太傅大宗伯議祭祭九壇加四而十三
大司空議葬葬炤一品例資給縣官故事易名大典下所司諡

法危身奉上日忠不俟部請斷自宸裁異數也公有子三伯仲
相繼謝世越十有四年歲在辛卯介弟比部大夫幼貞公育仁
率其幼子佶營窀穸事泣而言曰滄桑變矣隆恩榮典盡付冷
燄空華只墓中片石堪永千秋耳顧一時同朝諸老遠弗能致
近又凋零舍吾子無可屬者嗚呼文忠公先朝清正賢輔也奕
琛忝在年家子佶又辱門楣雖不文何敢辭敘曰公自庚午渙
頒大號晉參揆席維時至尊以藩封繼承大統值權璫亂政後
勤思化理宵旰憂勞深維治要首在輔弼思得口公忠正直之
臣以破黨援寄心膂蓋金甌幾覆而始及公顧公以昌言受特
知實犯眾忌宣麻之綸未下攻者如蝟毛起排羣議而特簡樞
機固已詫公知遇之奇矣比秉政八年玄黃轉甚噲訛之口如

百濟志 卷五十三
險械肆張毒弩層發臺省疏未已也曹郎繼之甚而纍囚繼之
勳爵繼之又甚而么麼衛弁潑賴繼之從來輔臣被言未有如
公之橫詆叢巖者然攻愈眾則信彌深辭愈切則留彌摯崇禎
以來輔臣眷禮之厚倚任之久始終優異亦未有如公者說者
曰公方嚴廉介門無私謁庭絕問遺以此寵遇特渥固也然當
日政地諸賢砥礪謹飭者不少微不稱旨席未暖去矣且庚辛
以來天下何等時也邊備虛而邊警更棘民力盡而民變滋囂
內外交訌東西競擾操太阿在上者又復英斷不測救過罔暇
使公直以尾生孝已模稜伴食其間抑何以上副用人圖治之
盛心繇今讀綸扉奏草迺知公致主澤民救時應變之猷略洵
度越等夷萬萬也自營競成風躍冶爭逞公凜守典制首裁狗

濫以故城工有敘邊工有敘一切平衡詳酌賞必酬勞例勿倖
啟卽公一身敘資應得恩典皆悉辭再三少有溢格必堅請俞
允其慎爵賞惜名器有如此羽書旁午籌兵策餉呼吸安危公
精心指畫悉中機宜如延綏以鄜州絕糧軍士激散報公曰有
撫臣塘報在此兵害民非民拒兵也驕悍卒以毒窮民不便宜
下總督覈戶部以宣雲鋒餉酌裁餘額請公曰有該部原疏在
足額內以裁額外非假虛額以扣實額也借欠款以除溢數不
便宜仍下部議又如兵亂宜勦不宜撫寇亂宜撫先宜勦募兵
宜減不宜增援兵宜分不宜合跋扈之大帥不動聲色而妙就
縑旋巖疆之督撫不徇愛憎而密商留去皆公嘔心熟計上佐
睿謨其運帷籌審兵機又如此軍興孔棘度支告匱大司農仰

屋計窮至有清查溢地之議公曰惟正之供尙多逋負無端突加溢餉一百九十餘萬頃揚州至一倍原額不啻四川至再倍原額不啻雲南鳳陽至三倍原額不啻皆事理之不可信者此不待下令徵催只一清查必生意外關係治亂安危不小又有以開採議獻公曰是欲乘機倖用生擾侵肥耳往時聞有行者或聚眾滋盜或派民賠累貽害不可言今民困已極易動難定一經開採勢不得不用多人窮民趨利如鶩姦徒乘機偷窋別生事端深爲可慮皆痛切極言得請報罷此尤公軫恤民隱消亂未萌之長慮也公輔政來言路無日不與公爲難先後建言被黜者往往疑公陰中暨掌科吳執御疏指政地詰責嚴切公特揭請宥曰此臣等他山石也倘冒重譴則外庭猜疑益滋而

臣等心跡愈晦又御史詹向善上言加派非宜致觸霆威武英庭詰聲色俱厲緹騎摔下禍且不測公申救再三曰容之益彰聖度之宏處之翻成小臣之直不難不悚反覆跪請霽釋方退此又公培養士氣調護主德之妙用也蓋公一生心事光明磊落意所不許慷慨論列人但見其丰裁之勁挺豈知不見不聞之地儘有發仲連之矢不伐其功補韓王之牘不示其草者以故公之任怨也彰而種德也隱從來黃扉一席曰機要曰密勿機之爲言微也密之爲言藏也微則斡旋在禍福未著之先藏則收拾在成敗方胎之始所以外庭無知名勇功之可窺而九重默結一心一德之契蓋淵穆中相信者眞矣謗議叢集終始優異良有繇然微讀公奏草則深心大業迄今未有知者況彼

時耳食者哉公新膺簡命廷謝拜疏清忠自矢首戒貪欺毅然以安內攘外大法小廉爲己任意公在事多年先資數語言言左券逮沒世後天子臨軒太息稱溫某輔政八載始終無一字欺朕蓋低徊於周道式微而深歎後來者之難爲繼也嗚呼痛哉公生平懿行國史家乘不勝書誌其大者元配嚴夫人以敬佐孝以儉佐廉以和順佐親睦公居官無內顧憂居家無生事慮內助之力居多夫人人生兩子皆先後不祿且無後今熒然率兩稚襄大事者庶子佶郁出也則皆夫人逮下之惠所遺也益令人詠穆木頌螽斯焉系曰公諱體仁字長卿別號員嶠其先太原人諱祥卿者徙長興累官兵部尙書諱亮者復遷烏程之淤溪再傳百歲翁清樂公璉清樂公仲子靜庵公良靜庵公季

子桂軒公璋桂軒公長子碧溪公鑑碧溪公仲子西川公翰卽公曾祖也西川公長子古渠公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季子爲公王父北渠公應初生太翁新宇公子佐自西川公而下皆以公貴三世贈宮保尙書新宇公有淑配曰沈夫人實生公暨比部公育仁公少英穎不凡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諸生時識者便以公輔相期年二十五丁酉麟經魁浙省戊戌成進士選中祕庚子授編修辛丑分較禮闈壬寅覃慶封兩尊人如其秩癸卯起居註丙午次典楚試辭壬子陞南少司成癸丑陞左諭德十六載始轉宮坊先輩之不肯躡進也如此乙卯次典北闈試又辭陞左庶子丙辰次分較領房又辭陞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庚申丁內艱壬戌起陞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癸亥回部

陞左侍郎甲子遇覃慶炤三品例贈大父母如其秩補日講官
維時魏璫焰方熾公以方正櫻怒講官賞例弗及山陵敘功又
弗及殊岌岌甚旋丁外艱歸丁卯服闋起陞南京禮部尙書尋
改詹事府掌詹辭不允戊辰冬會枚卜紛囂公抗疏稱旨庚午
八月簡入東閣大學士本年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壬申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書進武英殿癸酉藉田與九推例一品
考三年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進中極殿贈曾王父
母一品如其秩甲戌典會試丙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一品考
六年滿加左柱國賜坐蟒公以丁丑年致政歸歸一載而台星
告殞聞者殊深哲人不慙之歎云公生於癸酉十二月初九日
距歿年享壽六十有七夫人嚴氏處士德徵嚴公女封孺人再

封恭人淑人贈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生於戊寅五月初九日歿
於壬申八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五子二長儼邑庠生原廕尙
寶司司丞娶太學生董公嗣茂女次侃原廕中書科中書舍人
娶郡丞沈公淙女俱嚴夫人出相繼卒季佶郡庠生原廕中書
科中書舍人娶奕琛女郁出女四一歸仁和庠生程公元冲長
子國子生廷梧一歸憲副吳公瑞徵次子庠生洵一歸大參潘
公士達第四子庠生基禎一歸光祿卿茅公瑞徵次子庠生胤
廉孫二曷旻俱佶出未聘孫女二一適明經潘公國瓚次子嘉
謙儼出一未字佶出茲將於辛卯年十月二十日卜兆於郡東
昆山之陽郁母祔焉銘曰自公揆席司贊襄鴻飛遵渚歌繡裳
自公騎箕還帝鄉邦國殄瘁嗟云亡勳名今古誰頡頏華州永

嘉差雁行有儷名媛稱姬姜珠聯璧合流芬芳昆嶺峩峩水泱泱佳氣鬱葱土燠香相冢氏曰終允臧詹尹告吉在則陽千秋永譽德全昌宜爾子孫福未央

王瑞國朝野見聞紀略錢牧齋初登第人即以東林領袖推之而已亦以黨魁自居

按此二字起于唐書以號李宗閔張又新之徒初非美名牧齋著初學集中自稱者

非甫入仕卽有科場紛紜事與浙人樹敵尋以疾歸里至乙卯丙辰間浙黨大甚當丁巳京察卽有欲中之者或以立朝未久解之而免然居鄉恆惴惴不保至光宗登極盡起用諸林居者得補原職爲纂經筵等官次年天啟改元辛酉于資序應典浙江試時有所知諷以宜換別省者不能從乃入闈又以鄉人皆好之命題益取浙人之怒遂有錢千秋一事時未有發之者而

自具一簡舉疏爲士子口語可駭等事大約謂聞人言籍籍因召千秋至寓面問之則曰場前委有一道士一衙胥來說台關節事議價三千金令其以一朝平步上青天句爲七篇結尾字其所指稱非房考非副考而卽指臣也乞行窮究以全名節云云疏中指天而誓其詞甚苦奉旨下部逮千秋鞠之語如前而所謂道士衙胥者脫逃不獲止將千秋問遣戍去此壬戌年間事也論者謂牧齋名重海內凡吳中大吏無不奉其意旨并遠近間遺所受取不少豈爲此三千金遽爲此不肖之事此理之必無者或謂必浙人之與深讎者故爲中之然七篇結字以無之乎者也固已捩眼且七字中又有絕不可作結者場中何以渾不之覺而其後千秋自戍所逃歸又出入其門下甚密人以

此疑之莫能明也至乙酉而魏璠用事凡號爲東林者削奪幾盡牧齋居其首列尋逮繫四出惴惴不保至烈皇帝登極誅璠盡返其政得復原官召用以資序爲宮詹尋加少宗伯銜會盡出閣臣之爲逆黨者奉旨枚卜爲更化之始須慎選正人牧齋之熱中揆席甚所知復有勸其姑徐徐者亦不聽而并諸臣之與推與否皆取其意旨故事會推閣臣視大僚而加重必會同九卿科道公行擬議文選郎吏科都給事掌河道御史三人爲政主之於上者冢宰總憲而召省中無論資之新舊凡鋒銳者皆得旁摻其柄時牧齋之同邑受業門人瞿式耜稼軒丙戌新進士入垣中爲東林之鋒銳者佐牧齋把持甚力於是烏程溫圓嶠宜興周摠齋皆資序相應而周與其同年涿州馮鹿庵相善有

浪子之目馮已先入閣坐逆黨廢周望亦輕惟溫久在詞林以清謹著雖爲浙人未嘗與東林樹敵兩人者皆在推敲之列而皆不得與乃使人致意當事者曰非敢望點用也惟資序至此實以不與爲恥但得一系列名其中足矣牧齋爲人頗內荏以鋌而走險爲慮而稼軒毅然不可曰鼠輩卽有技爾吾已先據樞筦何足慮哉於是烏程憤甚夙夜草疏上言爲直糾蓋世神姦事謂其與瞿某兩人握定會推事且及其浙闈關節事則誤謂至今未結云於是烈皇帝立行召對錢初不知以爲必面簡閣臣也及陛見烏程口語瀾翻周從而證之而錢出不意噤不能對惟吏科都章魯齋名允儒江西人丙戌進士掌河道房海客名可壯山東人甲戌進士爲之力辯而斥溫周甚厲於是烈皇帝惡其黨護大發雷霆下

錢瞿于理皆爲編氓而盡降謫章房輩於是舉朝之攻温周者章滿公車朝堂幾爲訟場未幾兩人後先皆以中旨入閣攻之者愈甚而上之眷之者愈深又四年周去位而温爲首揆至丙子而常熟之棍徒陳履謙張漢儒者以事爲錢瞿所治亡命至京師上疏爲直陳江南第一大害等事許奏兩人把持地方自撫按而下惟所指使所婪贓以巨萬計奉旨下撫按提解來京時二棍之來也實承望風旨而議者謂温之調旨下石爲己甚于是爲兩人訟寃者復章滿公車時巡撫張玉笥名國維浙江人王戌進士爲牧齋浙闈門生力爲調護延至半載尙未解到而温復具疏謂其潛他近郊必欲逐臣而後入于是兩人始到奉旨下刑部獄錢之辯疏直與温爲難不復有所顧忌謂臣無罪不逐體仁

何損臣而有罪卽逐體仁何益蓋明示人以生殺在手云云時烈皇帝以守令非人使民生失所致盜賊半天下乃倣舊制令京官五品以上舉堪任縣令者一人三品以上舉堪任郡守者一人赴銓部考定就選先是西北諸省之在仕路者大率附東林而宗牧齋至是諸被舉者羣至闕下爭先赴請室拜爲弟子至千百人所受贄幣亦以幾萬計而稼軒繫所門可羅雀于是兩人復小郤未幾而温果去位時温以通國與之爲仇亦頗淬勵不敢有所受取上寵亦未衰不知所以去之故或曰時司禮大璫曹化淳爲王安門下牧齋使人微曉以東林與安同功一體而浙人則以魏黨之殺安者也爲詳言其支派于是璫于私居微有謙温語温聞之卽日具疏請告凡三上竟得請說者謂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借口者而不能脫此輩牢籠如此于是錢與瞿訊讞再三坐城且歸里先是宜興去位後温於其曾致彈擊者皆授以節鉞與周亦遂有郟於是為錢合晉楚之成者乃相與通問會面至是温既去錢之黨或出財或出力為周謀再召且有香火之約既入則上之寵眷甚至所言無弗從而獨至推轂錢則執不許乃歎先帝知人之明而斷如此後温得善終以九載首揆其橐中裝不滿四萬金可謂至廉而周竟以貪敗去位逮至京勒令自裁至國變後弘先在南渡馬瑤草主擁立之議牧齋以其福王子恐不利於東林欲阻之不克乃暱就卑求於馬以解異議議疏而遂大拜之願馬要以薦其所讎之蔡奕琛楊維垣則從之又要以劾其同志之侯廣成

名嗣曾嘉定人

乙丑夏瑗公

名允彝華亭人丁丑進士

即為具疏未上而國亡矣夫錢固讀

古今之書而明於事理者彼楚既閉關絕約於齊矣秦奚重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稍有知者能辨之而貪心所昧一至於此南都之陷也聞其繞牀走者一夜而不能死遂覩顏事二姓欲以用其所未足而迄不如願且復有逮繫之禍蓋并前朝而三矣推其意苟以一日坐中書堂於黃紙上押字即昏乞亦所甘心夕死可以無憾是以不得於全盛則望之於偏安不得於本朝則望之於異代而定命所制有不可强者遂使文章道學名蓋天下之人而一敗塗地至此向使終於未改革之前豈不為後世所共惜而恨烈皇帝之不能用哉昔人所謂門戶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與夫假使當年身便死一身真偽有

誰知者皆篤論也至於溫不勝一朝之憤為此市井攻訐之事致令半世謹守之生平一朝俱喪豈不惜哉故嘗謂古今之為君子者往往驅人為小人而為小人者往往餽人以君子使錢而為君子也溫固無辭於小人也即錢而未必君子也溫亦無救於小人也竊自以為定論溫之在位也怨仇滿天下彈章無虛日天下之惡皆歸焉凡推戴錢者至并其操守而訾之則何以服其心乎善乎夏瑗公之言曰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可謂至公至平之論矣溫之在事凡海內有為君子如劉念臺名宗周新江名人鄭元嶽名三俊南直人之類皆相激成仇為所忌扼而去至吳郡之文名震姚名孟其相左為最甚而溫之傾之者最巧而費力姚之主庚午順天鄉試也所中武生二人即不應入

闈亦與內簾無與而溫以是委曲中之竟至鐫級卒抑鬱而終文以講春秋稱旨特簡政府與溫共事相忌而未得其間會冢宰謝青墩名陞山東人有清強聲號為中立于溫未有附麗也而東林亦以不同調外之吏科都許霞城名譽華寧人起自廢籍為東林之鋒銳者與文最相契而屢以意氣陵謝謝不能堪乃特疏糾其把持欲陞奉常并及吳人之與文姻婭者申青門名紹芳丙辰進士以方伯求陞巡撫下閣擬旨文欲照常例下部溫謂言語及別衙門所上疏乃下部覈其虛實今冢宰所自糾更使誰覈欲擬即為民文乃奮然曰為民乃科道官極榮事蓋惜其不以建言處而以營進處也而溫正據此發端之語特疏訐奏謂其腹心股肱之臣而為此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也并

及從旁解紛者同官何象岡名吾騶廣東人已未進士於是奉旨文開住何致仕而盡黜許等為民于是天下愈畏其陰忤而東林之仇愈深矣鄭鄮者武進人父振先以部郎立氣節亦號東林鄮于萬曆壬子舉鄉榜即不理于口為鄉人所惡至天啟壬戌舉進士選庶吉士第一號為館元會文湛持以詞林建言被謫而鄮具疏救之亦被謫歸得直聲而鄉人之惡之滋甚大約以常情論之同鄉多相庇者即有好惡亦或相半且常州一郡居東林者十九而鄮之依附之又最早而最著乃其鄉人之論則舉古今所罕有之事皆以歸之如烝報者不一無不切齒欲殺之不以親屬而少寬使人駭而且疑不知何以致此至魏璫時亦被削奪烈皇帝登極亦得牽復仍為庶吉士畏其鄉人不敢出且十

載而文大拜乃彈冠而起及入都門而文已被螫去矣温知同

鄉之惡之甚也乃特疏為直糾杖母詞臣事謂前此臣同官吳

宗達號青門州人于鄮為母舅為臣言鄮有憾于其母會母請仙鄮親自扶

乩假神語責其過謂且有陰譴其母懼而乞宥則謂即于此地

受杖三十乃可免罪于是鄮自持杖重捶之如數母受重傷云

云奉旨下刑部逮問且切責科道官何無一言及回奏止鐫其

為首者俸于是常州一郡之官於京者自大司馬陸鳳台名完學丁

未進士而下合詞具訐揭於刑曹證成其罪且旁及其亂倫諸事

而他郡之顧大局者猶有同時詣部求寬之者說者謂温之為

此既以收常州合郡之人心而且示天下以東林乃有此敗羣

之人以恥之其計可謂狡矣鄮竟坐罪而烈皇帝惡其人特命

加等立磔於市臨刑說偈云了卻多生債長留不敝身蓋平日講學之外又自謂參悟禪理也奇哉是人吾終無以名之矣
劉宗周與溫員嶠相公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踪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歧養養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死不瞑目則請以狂瞽之見敬效一言于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隨事足以格蒼昊而對萬方無忝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于下君臣相得可謂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

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禍蔓兵連未知稅駕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求賢若渴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于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邊才而蒙駁擬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于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聖明首御起廢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爲異已者方操門戶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爲調劑而終不令其入長安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國

成固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輩之以彈閣下也而廢錢謙益之以與閣下廷辨也而廢尤其彰彰者矣夫揆地一席固所稱比肩事主者也即有殿爭何妨虛己而閣下時見其實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蚤本自嘉善錢士輾轉相聞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于賣友長洲文震孟為皇上特簡數月參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激聖怒以去則近于罔上夫長洲

骯髒之姿以語言得過閣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騶並未嘗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腹誅去則近于誣下即爾者嘉善之去其建言大關國體閣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罪則近于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為閣臣與閣下共事者不亦難乎門戶之多依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閣下特因瑕釁以阻其進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議閣下者日多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除異己之地二三匪類又稍稍起

而應之以爲牙爪使昔之立異同者皆裹足而去朝端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于閣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勢也卽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避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參鄭鄭一事鄭鄭之視躬不檢參之誠是也第令鄭非門戶中人閣下其亦毅然爲之否耶如是又猶號于人曰吾爲名教衛也吾爲朝廷伸三尺法也卽閣下平心自問必不謂然矣故人謂閣下特以門戶殺鄭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賊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况燉煉不已終成文致人將謂閣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三人誠足爲門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別白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閣下

未之聞乎閣下而不爲別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爲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于己者而容之舉親舉讎共偕大道予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昭于潞公功名埒于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卽自居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一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囂訟起于縲臣格鬪出于婦女官評操于市井訛言橫于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閱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當世至今有不能爲文忠諱者嚴分宜于楊沈之獄坐不能救正耳豈必眞如傳

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
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爲可惜閣下
自分相業孰與文忠賢稍或不慎吾不知于嚴張二公又何居
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徒以同籍
之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未由時沐清光乃私心懇懇
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抒此胸臆似疴似狂計閣下得之必
詈爲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且死且夕耳意復何爲而自陷
依傍取譏後來私心政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
不如惡石君臣且然況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卽其
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激切

諡文忠江陵之諡後追奪
文中之張文忠謂永嘉也

瀛案永嘉張孚敬
與江陵張居正同

董志溫員嶠致政家居偕地師覓地至潯北柵過冉莊村舍聞
讀書聲因入其室見一老人坐草堂中讀史相國與之論千古
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才高下學殖醞駁俱有卓識與
之談河圖歷律莫不洞悉源委相國曰子具此全才何不出而
仕乎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相國亦慨歎偶
及當國時事知爲溫相國卽欠伸作痛苦狀曰舊恙陡發不能
復陪矣問姓氏亦不答拂衣而退相國歸明日遣人蹤跡之不
知所之室已空矣

按原注云見觚賸沈登瀛曰今攷
觚賸無此條不知所本何書也

徐岳聞見錄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
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
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

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啟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歷律諸書莫不洞悉原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歎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蹤跡之不知所之矣

王應奎柳南文鈔龔公淵孟服闋補崇德縣崇德今石門也接

壤烏程時烏程溫體仁枋國其子怙勢驕縱多行不法嘗率桀黠奴數十人以巨艘實私鹺道經公治公督鹽捕邏之溫子逸去繫其奴達官貴人多爲之請公不聽論如律邑中豪右悉股栗魄奪而烏程亦用是深怨之矣在崇德三年以考最入都拜陝西道御史公旣入臺班將論列烏程已具疏矣門下客有陰附烏程者竊其稿以獻烏程益怒遂百計傾公公之初入都也有巨璫某督戶工二部勢張甚監司以下率望塵而拜或勸公盍亦少貶公毅然曰此膝一屈其辱尙可湔洗乎璫頗銜之至是與烏程合謀授意南司農託郵稅不充勒回覆考改工部主事受事甫十日復貶南京兵馬司指揮

震澤縣六都志明末時有顧嫗者得枯木於水濱長不數寸形

似佛像奉之二十年忽元旦見夢曰汝事我勤矣盍開我面目
旦遇雕者卽爲具莊嚴相祈禱必應遠近雲集孫方伯同玄無
子禱焉逾年果生一子眾大譁沈內閣夫人首捨地焉江北山
東尋聲而至日數千人於是朱平涵相國爲之護法温員嶠閔
曾泉等首捐貲建觀音堂傾動數省舟車填咽數里中香靄蔽
空佈施財帛充溢堆積推僧復元主其事而設六櫃以收之櫃
各正副二人掌記出入有七都沈衿伯生欲掌一櫃眾拒之不
能入遂呈南撫臣謂造王殿設六部謀爲不軌且有大神與平
涵素不合益之二十金令叩闥謂平涵實庇僧窩贓平涵乃致
書撫按令速拆廟以泯其跡先題知以伐其謀撫按然之於是
疏語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寢

南溟志卷五十三終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ten vertical columns, serving as a grid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